



THE
SPECIALITY
OF
THE
HOUSE

本店 招牌菜

Stanley Ellin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美) 斯坦利·艾林/著 孙蓓雯/译

013067948

1712.45
1866

本店招牌菜

The Speciality of the House

(美) 斯坦利·艾林 著
孙蓓雯 译



1712.45
1866



北航

C1674047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SPECIALITY OF THE HOUSE by STANLEY ELLIN
Copyright ©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by STANLEY ELLIN
THIS COLLECTION BY THE MYSTERIOUS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店招牌菜 / (美) 艾林著; 孙蓓雯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33-1343-8

I. ①本… II. ①艾… ②孙…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2069 号



本店招牌菜

(美) 斯坦利·艾林 著; 孙蓓雯 译

特约编辑: 陈 雯

责任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51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一版 2013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343-8

定 价: 2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013081348

本店招牌菜

The Specialty of the House

（此）

（此）

目录

- 1 本店招牌菜
- 24 艾伯比先生井然有序的生活
- 45 愚者自将
- 62 死亡圣诞夜
- 73 最美好的一切
- 91 背叛者
- 111 抉择时刻
- 137 家庭派对
- 158 经纪人专列
- 170 布莱星顿法
- 185 埃策希尔·科恩的罪行
- 213 生死之际
- 233 全世界最后一瓶酒

本店招牌菜

“就是这儿了，这就是斯比罗餐馆。”拉夫勒说着。科斯坦抬起头，看见一栋褐色的正方形建筑，与其他坐落在这条肮脏昏暗、人迹罕至的街道上的建筑没什么两样。他们的脚边是加装了防护栏的地下室窗户，厚厚的窗帘中透出一丝微弱的光。

“天哪，”科斯坦看着这栋建筑，说道，“这地方看上去就像个破防空洞，是不是？”

“希望你能理解。”拉夫勒生硬地说，“斯比罗餐馆可不是靠花哨门面招揽食客的。在萧条动荡的年代，这家餐馆也能保持现在这个样子。也许这家餐馆是这个城市中仅存的还在使用煤气灯的店了。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古董家具的气息，并使用精美的古董餐具。还有，如果你坐在最里面的位子，说不定还能看到半个世纪前就结在墙角的蜘蛛网！”

“听起来让人一点也不放心。”科斯坦说，“而且听上去，这家餐馆好像不太卫生。”

“一旦你走进这家餐馆，”拉夫勒继续说道，“就会发现自己和门外那个疯狂的世界完全隔绝了，你不再被这一年、这一天、这一刻所束缚，而是感受到灵魂的放松。这种精神层面的升华，奢侈的身外之物是带不来的，只能由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高贵的内在气质带来。”

科斯坦不自然地笑了起来，说：“这地方被你说得不像餐馆，倒像一座大教堂。”

借着头顶街灯微弱的光，拉夫勒望着同伴的脸。“或许，”他意外地说出这样的话，“我不该带你来这里。”

这话让科斯坦听着很不舒服。虽然科斯坦拥有吓人的头衔和高额的薪水，但面对眼前这个骄傲的矮个子男人，自己也只是给他打工的一名员工而已。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完全掩饰自己的情绪。“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话，”科斯坦冷冷地说，“我也可以改变今晚的计划，没关系。”

拉夫勒圆圆的胖脸上闪过一丝惊诧，眼睛瞪得像牛眼一样大，紧紧地盯着科斯坦。“不，不，”最终他说道，“绝对不行。你和我一起来斯比罗餐馆吃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紧紧抓住科斯坦的手臂，拉着他走向通往餐馆的地下室大铁门。“在我的公司里，你是唯一懂得欣赏美食的人。对我而言，光知道有斯比罗这么好的餐馆，却找不到共享美食的朋友，就像房间里锁着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却无人与我共赏一样。”

这席话让科斯坦舒坦多了。“据我所知，世上有许多人偏偏喜欢独享。”

“我不是那种人！”拉夫勒断然道，“带人共享斯比罗餐馆这个念头在我心里憋了太久，我已经无法再忍耐了。”他伸手在门边摸索了一会儿，接着从关着的大门另一侧传来微弱却刺耳的旧式手摇铃的声音。

门被人从里面吱吱呀呀地打开，科斯坦眼前出现一张黑脸，唯一能看清的只有一排白牙。

“嗯？”那张黑脸问。

“拉夫勒先生和一位客人。”

“嗯。”那张黑脸发出相同的声音，不过这次明显是招呼客人的语气，然后把身子向旁边挪了挪。科斯坦跟在拉夫勒身后走下一级台阶。门在他们俩身后关上。科斯坦眨了眨眼，适应了一小会儿，才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小小的门厅里，刚才一直盯着的人影只不过是镜子中的自己。这扇穿衣镜十分巨大，从地板直抵天花板。“制造氛围吗？”他自言自语，同时暗暗发笑，跟着领位员走到座位上。

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小双人桌边，科斯坦好奇地打量这家餐馆的装潢。空间不算大，唯一的照明设备是六盏忽明忽暗的煤气灯。朦胧的灯光洒在墙壁上，投射出诡异的暗影，让人分不清远近。

餐馆里顶多摆放了八到十张桌子，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客人的隐私。今天是满座，仅有的几名侍者熟练而安静地穿梭于食客之间。餐馆里不时传来餐具轻微的碰撞声和食客低低的说话声。科斯坦赞赏地点了点头。

拉夫勒满足地呼出一口气。“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也能像我一样兴奋。”他说，“你发现了吗？这家餐馆里没有一位女士。”

科斯坦好奇地扬起了眉毛。

拉夫勒拉继续说：“斯比罗不欢迎女人到他的店里来。而且，我跟你说，他真能说到做到。前几天我还亲眼看到一位女士惨遭歧视。她坐下来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侍者都没过来招待她。”

“她没有抗议吗？”

“有啊，”拉夫勒边笑边回忆道，“但她的抗议只能招来其他食客的

不满，而且让她的同伴脸上无光。”

“斯比罗先生当时是怎么应付的？”

“他没露面。他当时要么是躲在暗处看笑话，要么就根本没在店里，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无论如何，他都是绝对的赢家。那个女人肯定不会再来了，而带她来的那个男人，也就是整起事件的罪魁祸首，目睹了这一切之后也不会再露面了。”

“这也是对在场所有客人的警告。”科斯坦笑着说。

侍者来了。他有着深巧克力色的皮肤，如模特般漂亮的高鼻梁和弧度优美的嘴唇，浓眉下是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银白色的浓密头发像丝绸一样盖在头顶。通过这些特征，科斯坦判断他来自东印度群岛。这位侍者摆好硬挺的亚麻餐巾，从一个雕花玻璃大水罐里倒了两杯水，端到两位客人面前。

拉夫勒迫不及待地问：“今晚供应本店招牌菜吗？”

侍者满含歉意地一笑，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很抱歉，今晚没有招牌菜。”

拉夫勒的脸上写满了失望。“我白等了那么久。我已经等了足足一个月，今晚还想让我的朋友也尝尝……”

“您是知道的，本店招牌菜做起来很麻烦。”

“我知道，我知道。”拉夫勒无奈地看着科斯坦，耸了耸肩，“你看，我一直想请你吃斯比罗餐馆最棒的那道招牌菜，但很不巧，今晚还是没有。”

侍者插嘴道：“先生，要为你们上菜吗？”拉夫勒点了点头。科斯坦惊讶地看着侍者离开，而拉夫勒明明还没有点菜。

“你预先点好了菜吗？”科斯坦问。

“噢！”拉夫勒说道，“我忘了给你介绍，斯比罗餐馆没有点菜这

么一说。所有客人当天都吃同一组菜，第二天又会换成另一组新菜肴。客人不能自己点菜。”

“真奇怪！”科斯坦说，“可是，难免会出现菜不合口的时候吧？万一有客人不喜欢端上来的菜怎么办？”

拉夫勒认真地说：“这一点你完全不必担心。我可以向你保证，无论你的舌头有多么挑剔，都会对斯比罗餐馆的食物感到满意。”

科斯坦一脸怀疑，拉夫勒却微笑着说：“而且这种狡猾的方式有很多好处。你想想，去一家热门餐馆吃饭，你通常会看着眼花缭乱的菜单发愁，左思右想，想点这道菜，又想吃那道菜，好不容易点完菜，没准过一会儿又后悔了。这种选择往往会给自己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不管这种感觉是强是弱，都会使这顿饭吃得不那么愉快。”

“你再想想厨房里准备食材的情景。在普通的餐馆里，后厨往往是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厨师要手忙脚乱地准备上百种菜肴；而这家餐馆只需要一名厨师安安静静地在厨房里工作，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道菜上。毫无疑问，最终端上桌的菜肴当然是百分之百的杰作。”

“这么说，你参观过厨房？”

“很遗憾，我没有。”拉夫勒遗憾地回答，“刚才说的只是我的想象而已。这么多年来，有关这家餐馆后厨的传闻在我脑袋里形成这样一幅场景。说实话，去厨房参观已经成为我的终极梦想了。”

“你没把这个愿望告诉斯比罗吗？”

“我说了十几次了！但他每次都只是耸耸肩。”

“他是不是很享受这种感觉啊？”

“不，不。”拉夫勒连忙解释道，“真正的艺术大师都不屑于他人的奉承之言。不过，”他叹了一口气，“我永远都不会死心。”

这时侍者又过来了，端着两碗汤，以仿佛经过精确计算般的姿势，

把汤和小碗摆在他们面前，然后打开汤碗盖子，小心翼翼地将澄清的汤舀入碗中。科斯坦好奇地舀一匙汤，放入口中。汤味很淡，几乎和白水没什么两样。科斯坦皱起眉头，犹豫了一下，决定加点盐和胡椒调味，却发现桌上什么调料都没有。他抬起头，发现拉夫勒正望着自己。他并不喜欢睁着眼说瞎话，但又不忍心往兴奋的拉夫勒身上泼冷水，便只好笑了笑，指着汤说：“非常可口！”

拉夫勒也笑了，冷冷地说：“一点儿也不可口。清汤寡水，没一点儿味道。我知道。”科斯坦睁大了眼睛，拉夫勒没理他，继续说道，“好几年前我也和你一样，刚尝了一口就忙着找盐和胡椒。然后惊讶地发现，斯比罗的餐桌上没有调味料。”

科斯坦惊呆了，惊叫道：“连盐都没有？”

“连盐都没有。不过，想来点儿调味料的举动倒证明了你的舌头还很灵敏。我敢保证，你最终能像我当初那样，发现其中的奥妙：快喝完时你就会发现，这碗汤根本不需要加盐。”

拉夫勒说得没错。还没喝到碗底，科斯坦就品尝出这道汤微妙的滋味，还有它为自己带来的越来越强烈的愉悦感。拉夫勒将自己的空碗推到旁边，双手撑在桌上。“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吧？”

“真令人惊讶，”科斯坦说，“和你说的完全一样！”

趁侍者忙着收拾空碗的时候，拉夫勒压低声音说：“你马上就会知道，除了没有任何调料外，斯比罗还有许多特色。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比如这里从来不供应任何酒精类饮料，只有清澈的白水，因为这才是人类唯一不可或缺的东西。”

“除了母乳以外不可或缺的。”科斯坦冷冷地说。

“我向你保证，来斯比罗就餐的客人都过了靠母乳为生的那个阶段了。”

科斯坦大笑道：“好吧。”

“嗯，另外这里禁止吸烟。”

“哦，老天，”科斯坦说，“与其说斯比罗是美食家的伊甸园，不如说它是禁烟主义者的庇护所！”

拉夫勒严肃地回应道：“恐怕，你把美食家和吃货这两个词搞混了。吃货只关注吃，不断刺激食欲，吃得越多越满足；然而美食家的本质却是崇尚简单。比如披着朴素的希顿古装^①品尝一颗热橄榄的古希腊人；或是在简陋的房中欣赏一枝花茎的弯曲弧度的日本人——他们才算真正的美食家。”

“可是，”科斯坦疑惑地说，“偶尔来一杯白兰地或抽几口烟也不算过分啊。”

“带有刺激性或麻醉性的东西会破坏味觉的敏感度，让我们失去最宝贵的能力——享用美食。这几年我常来斯比罗吃饭，我自身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有一个问题。”科斯坦说，“你干吗要给这些禁令安一个那么冠冕堂皇的名头？立规矩的理由也许很平常，说不定是因为办理售酒执照很贵，或者在这个狭小的餐馆里吃饭的客人不喜欢烟味儿？”

拉夫勒猛地摇了摇头，说：“如果你见过斯比罗，就会马上明白，他绝不是会为这类庸俗的理由做出什么决定的人。老实说，我能推测出那些你所谓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正是基于对斯比罗本人的了解。”

“这人真不可思议。”正好侍者上主菜时科斯坦说。

拉夫勒切下一大块肉，细嚼慢咽后才再次开口：“我不常用‘最’

^①希顿古装：古希腊人贴身穿着的宽大长袍。

来形容任何人或事，但在我看来，斯比罗餐馆就代表了人类饮食文化的最高峰。”

科斯坦扬了扬一边的眉毛，然后开始吃眼前那块浸在浑浊肉汁里的肉。盘子里没有半片配菜，缕缕热气蒸腾而起，裹着淡淡的诱人肉香，钻入他的鼻孔。科斯坦的嘴巴里不禁涌出口水。他缓慢而认真地咀嚼着一小片肉，像在分析一首复杂的莫扎特交响曲。他先咬住一块肉的脆脆的外皮，然后两颊用力，带血的肉汁便从半熟的肉里面渗出来，肉汁非常清淡，却让入心满意足。这种味道简直难以形容。

他刚咽下一块肉，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再吃一块，一块接一块。不过他还是努力控制住自己，没有一口吞下所有的肉和汤，而是细细咀嚼，充分享受每一口无与伦比的美味。直到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他才发现两人用餐时一句话也没说。科斯坦提起这点，拉夫勒说：“享受美味佳肴时，难道不是‘无声胜有声’吗？”

此时此刻，科斯坦开始以另一种眼光重新打量这间古旧、昏暗的餐馆，以及其他默默进餐的食客。“你说得对。”他谦卑地说，“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为刚才不礼貌的怀疑道歉，你对斯比罗餐馆的赞美绝无半点夸张。”

“哦。”拉夫勒高兴地说，“这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不是跟你提过这家店的招牌菜吗？很可惜我们今晚没有口福。和本店招牌菜相比，今晚的菜简直不值一提。”

“不会吧？！”科斯坦惊呼道，“那是一道什么菜？是黄莺的舌头，还是独角兽的肉？”

“都不是。本店招牌菜是羊羔肉。”

“羊羔肉？”

拉夫勒失神了一两分钟，回过神来回答道：“如果我告诉你我对本

店招牌菜的看法，你一定会认为我疯了。我一想到它就无法自己。既不是多肉的排骨，也不是紧实的小腿肉；而是世界上数量最少的一种羊身上的肉，这种羊叫做艾米斯坦羊。”

科斯坦皱起眉头：“艾米斯坦羊？”

“这种羊的产地在阿富汗与俄国的交界处，数量极少，几近灭绝。这是斯比罗告诉我的，我猜只有高原能养育出这一小群仅存的极品羊。斯比罗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得到了运输这批羊的权利，艾米斯坦羊肉便上了他的菜单。你只能在这家店吃到这道菜，而且我告诉你，这道菜隔很久才供应一次，想吃到它只能凭运气。”

“其实，”科斯坦说，“斯比罗可以做个菜品预告嘛。”

“不做预告的道理很简单。”拉夫勒说，“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贪吃鬼，一旦消息走漏——肯定会走漏——那些人就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一窝蜂地拥进店里，他们会爱上这道菜，然后取代现在店里的这些老主顾。”

“你的意思不会是……”科斯坦反驳道，“在整个城市——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只有目前坐在店里的这几个人知道斯比罗餐馆吧？”

“差不多。只有一两个常客现在不在店里，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难以置信。”

“就是这样，”拉夫勒以略带威胁的口吻说，“每位常客都小心地保守这个秘密。而且，从今晚接受我的邀请起，你也要自动担负起这项保密义务。希望你能守信用。”

科斯坦的脸红了。“我以在您公司的职位作担保。不过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保守秘密，不让更多人享受这道精美食物的意义何在？”

“你知道泄露秘密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拉夫勒愤怒地说，“这家餐馆会挤满傻乎乎的吃货，整晚埋怨为什么没有烤鸭配巧克力酱。你

能忍受那种情景吗？”

“不！”科斯坦立刻表示赞同，“我不得不承认，你说得没错。”

拉夫勒疲倦地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眼睛，静静地说道：“我一个人生活，这并非我所愿。你听起来或许会觉得奇怪，觉得我不正常，但我内心深处确实这么想，在这个冷酷而不正常的世界里，这家餐馆就像个温暖的避难所，是我的家人和朋友。”

科斯坦从未见过上司的这副模样。此时，他不再是蛮横的上司，也不是多事的上司，而是宽大壮硕的身躯里纠结着无数凄苦的可怜人。

之后的两个星期，应拉夫勒之邀去斯比罗餐馆已成为一项固定仪式。科斯坦每天五点下班，一到时间他就走出属于自己的小隔间并锁好门。他会将外套整整齐齐地搭在左手腕上，对着门上的玻璃将头上的小礼帽调整至最佳角度。以往，他做完这些事后会习惯性地点燃一根香烟，但在拉夫勒的敦促下，他决定改掉这个习惯。然后他会顺着过道走过去，在某处与拉夫勒不期而遇。

“噢，科斯坦，我希望你今晚还没有其他安排。”

“没有安排。”科斯坦会说“我完全没有安排”或者“我听你的安排”之类毫无意义的话。有时他想，是不是应该偶尔拒绝一两次，好显得这项仪式没那么刻意。但每当回想起拉夫勒听到他“有空”的回答时整张脸都亮起来了的表情，以及饱含深情厚谊地抓着他的手臂的动作，科斯坦便打消了拒绝他的念头。

多年在暗藏杀机的职场打拼，科斯坦深知，最好与上司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发展为亲密的朋友关系。已经有一位高层的秘书公开指责拉夫勒对科斯坦太偏心。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最重要的是食物！斯比罗餐馆供应的绝世美味！一向瘦骨嶙峋的科斯坦，有生以来第一次欣喜地发现自己的在长胖。不到两个星期，他身上原本突出的骨头都藏进了平滑、坚实的肌肉下，而且全身上下都在变胖。某天晚上淋浴时，科斯坦看着自己的身体陷入沉思——那个圆滚滚的拉夫勒在没发现斯比罗餐馆以前，是否也曾骨瘦如柴呢？

总之，接受拉夫勒的邀请可谓有得无失。或许在品尝过传说中的艾米斯坦羊，以及一睹斯比罗的真面目后，科斯坦能坦然地拒绝一两次拉夫勒的邀约。但不是现在。

终于，距离第一次到斯比罗餐馆整整两周后，科斯坦同时满足了上述两个心愿——吃到了艾米斯坦羊，见到了斯比罗。两件事都大大超乎他的想象。

他们两人尚未坐稳，侍者就靠近桌边郑重地宣布：“先生，今天晚上有本店招牌菜。”科斯坦惊喜得心脏扑通扑通直跳，他看到拉夫勒放在桌上的双手也在剧烈抖动着。这一瞬间令科斯坦觉得很真实，两个成年男人，智力健全、自制力强，却像两只等不及别人丢肉吃的猫。

“终于有了！”拉夫勒的声音吓了科斯坦一跳，“古往今来，舌尖上的顶级美味！面对美味佳肴，我猜你此刻正心绪混乱、不知所措。”

“你怎么知道？”科斯坦无力地问。

“我怎么知道？因为十年前，我和你的反应一模一样。你的情绪变化一下子唤醒了我当年心甘情愿被这道招牌菜俘虏的记忆，所以我轻而易举地猜中了你此时此刻的心思。”

科斯坦低声问：“其他客人也这样吗？”

“你自己判断吧。”

科斯坦偷偷环视周围的桌子。“你说得没错。”他说道，“大家都这样，这至少对我是个安慰。”

拉夫勒微微歪头看了一下。“好像有一个人例外。”他停顿了一下，说，“他看起来反而有些失望。”

科斯坦顺着拉夫勒的目光看过去。一位灰发男人独自坐在桌边，十分惹人注目。科斯坦看着那个男人对面的空位，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哦，”科斯坦说道，“你是在找以前总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又矮又胖的秃顶男人，对吧？连续两个星期，只有今天没看到他。”

“应该说，今天是他十年来的第一次缺席。”拉夫勒的声音充满同情，“无论刮风下雨，或有什么突发状况，自打我第一次到这里吃饭，还从未见他缺席过。想象一下，如果他得知唯一缺席的今天，这家店偏偏供应了招牌菜——艾米斯坦羊，他会露出怎样的表情。”

科斯坦再次转过身，望着那把空椅子，感到隐隐不安。“唯一缺席的一天。”他嘟囔道。

“拉夫勒先生！还有这位朋友，欢迎你们光临！我非常、非常高兴。哦不，不必站起来；我加一套餐具就好。”这个男人的身影刚出现在桌边，就马上有人像变魔术一样搬来了椅子。“艾米斯坦羊无与伦比，对吧？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咱们的‘奇迹厨房’里忙活，给我那位脾气不好的大厨指导工作。每一步都不能出错，每一步都很重要，对不对？哦，这位朋友好像还不认识我，需要介绍一下吗？”

他说话像倒豆子一般干脆利落，还不时发出愉快的喉音。科斯坦似乎被催眠了，只能呆呆地望着他。这个男人的嘴巴夸张地一张一合，每发出一个音，薄薄的嘴唇就会上下翻动，或者左右摆动。他扁平的鼻子下方稀稀拉拉地长了几根胡子；东方人那种细长的眼睛在摇曳不定的煤油灯下闪闪发亮；他的发色非常浅，仿佛漂白了一般，光亮的长发全部向后梳，露出没有一丝皱纹的额头。真是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脸。科斯坦感到一丝困惑，他总觉得在哪儿见过这张脸，但是绞尽

脑汁想了半天，也没在记忆中找到。

拉夫勒的声音把科斯坦拉回现实。“这位是斯比罗先生，这位是科斯坦先生，我的好友兼同事。”科斯坦站起来，握了握斯比罗伸出的手。斯比罗的手掌温暖而干燥，像石头般坚定有力。

“很高兴认识你，科斯坦先生。我真的太开心了。”他的喉咙里发出愉快的声音，“你挺喜欢我的小店吧，哈？我们随时欢迎你来，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拉夫勒咯咯笑着说：“这两个星期科斯坦一直来这里吃饭。斯比罗，他马上就要成为你的仰慕者了。”

斯比罗的视线转到科斯坦身上。“那是我的荣幸。你以光临本店表达对我的敬意，我就用美食来回报你，怎么样？我敢保证，艾米斯坦羊的滋味是你从未体验过的。我们不论为此花费多少苦心，都是值得的。”

科斯坦努力不去看那张气人的脸，问道：“我觉得很奇怪，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还要供应这道菜呢？其他菜也足以使你享有盛名了。”

斯比罗脸上浮现出开怀的笑容，整张脸都被撑圆了。“或许是心理作用，嗯？人们一旦发现惊奇的事，就一定会想与人分享。我的客人会夸大其词，招摇地显摆，炫耀自己的满足和愉悦，好引来其他人的关注。这或许……”他耸耸肩，“算是我的经商之道吧！”

“这么说的话……”科斯坦追问道：“既然你还要给客人立下种种规矩，何不干脆搞成会员制的俱乐部餐厅，干吗要开一家大众餐馆呢？”

斯比罗目光闪烁，迅速瞟了科斯坦一眼，又移开视线，说道：“你很敏感，是不是？告诉你吧，其实大众餐馆比会员制的俱乐部餐厅更容易保护隐私！在这里，没人关心你的私人生活，也没人饥渴地窥探